



近几年来，“赘婿文”在网络小说中异军突起，已成为网络男频小说中最为流行的类型之一。2021年初，《赘婿》电视剧的热播（改编自愤怒的香蕉的网络小说《赘婿》）引起社会对赘婿文的广泛关注，中国作家协会于同年5月26日发布的《2020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中则明确指出，赘婿文题材已泛滥。

“赘婿”是网络小说中的一种主角身份设定，以赘婿为主角的小说可以被统称为“赘婿文”或者“赘婿流”小说。愤怒的香蕉发表于起点中文网的历史架空小说《赘婿》可看作是赘婿文的开山之作，该小说从2011年上架，目前仍在连载中，长期在起点中文网的推荐票、收藏等各类榜单上有名。赘婿文作为新旧杂呈的审美类型，一方面借重中国传统婚姻体制中独特的上门女婿社会文化习俗，另一方面在题材上因时而变地融合言情、玄幻等热门网络叙事，呈现出新的美学风姿而逐步形成类型特征。赘婿文的类型特征如世界观、人物设置和叙事方式等方面联结着社会思考，体现出赘婿文文本的社会性：以反向合成的男性权利时代隐喻了强大的男性中心主义世界观；塑造“废柴赘婿”主人公折射分层社会中失败者“躺平”的时代情绪；叙事上由“半虐半爽”走向“高爽”的技术设计可能暗示免费阅读时代阅读“舒适区”形成。

反向隐喻男性中心主义世界观

从赘婿文的文本上来看，赘婿文中的故事发生背景既可以是古代也可以是现代，不变的是均以反向合成的男性权利时代隐喻了强大的男性中心主义世界观。在男性中心主义世界观中，男性普遍崇尚一种独立、征服和实践意义上的线性进步（周铭：《从男性个人主义到女性环境主义的嬗变——威拉·凯瑟小说〈啊，拓荒者！〉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外国文学》，2006年第3期，第52至58页），体现在家庭关系中，则表现为男性作为“一家之主”，保有独立性，享有继承权和决定权，同时，男性中心主义世界观也默认男性需要有足够能力（尤指经济能力）守护家庭。而赘婿文则与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传统相反，设置主角以男性身份入赘女方家庭，不享有家庭决策权，没有成功的事业和经济能力，甚至因名义上的缺陷失去追名逐利的权利。赘婿文的这一设定是有悖男性中心主义社会传统、损害男性尊严的，其中的赘婿主角偏离了男性中心主义，丧失了男性独立性，从传统观念中的“征服者”转向“被征服者”的角色，丧失了在实践中上线性进步的可能，在家庭关系中，赘婿的权利也全面丧失。愤怒的

香蕉在《赘婿》第三章中对此有具体的描述。

赘婿主角是为小说中的人物所看低的。正是由于赘婿文对于主角“人赘一被看低”的因果关系设置，其小说世界的男性中心主义世界观才更为凸显。赘婿文正是以这样的因果设置以反向合成的男性权利时代隐喻了强大的男性中心主义世界观，并使之成为赘婿文世界观得以构建的关键，牵涉到小说的人物设定、情节发展、背景设置等各个环节。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赘婿文的开篇大多安排赘婿主角受女方家嘲讽弄和压迫的场景，如会说话的香烟《最豪赘婿——龙王殿》和吻天的狼《赘婿当道》等作品。这样的开篇设置，既折射出赘婿文文本世界观的基调，同时为小说文本预设了悬念，使小说从一开始便富有变化的张力，赘婿主角的“逆袭”目标得以确立，而主角如何达成目标，即获得男性中心主义世界中的成功，便是读者的兴趣所在。

“废柴赘婿”主人公折射“躺平”时代情绪

在赘婿文流行之前，废柴流小说中的“废柴”形象（由天蚕土豆的网络玄幻小说《斗破苍穹》开创）曾风靡网络玄幻小说的世界，赘婿主角有着“废柴”主角的相当一部分特征，“出场时资质极差，受尽欺辱和白眼，但必然会获得超强的外挂，几乎不需要太多的努力，就能很快通过外挂获得远超常人的成就，并且实现自己的各种欲望”（邵燕君主编：《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292页）。赘婿文主角在出场时往往一无所有，无事业、无能力、无钱财、无颜值（不懂得打扮），看起来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只能受尽以妻子的家族成员、朋友、爱慕者为主的小说人物的欺辱和白眼。赘婿文主角的形象可以以“废柴赘婿”概括之。然而，正如贾想所说，“赘婿的窝囊是假窝囊，他其实是一个披着废柴皮的男儿，是一头潜伏的战狼”（贾想：《2020年网络小说管窥》，《文艺报》，2021年2月19日），在关键时刻，主角就会展露强劲实力或惊世身份，打脸反派，达成自己的目标。

“废柴赘婿”的主角形象一方面能够引起读者的代入感，另一方面折射了当下分层社会中失败者“躺平”的时代情绪。赘婿主角前期就像是现实世界中的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其所面对的社会困境和家庭困境都是真实存在于现实世界的，有利于读者对主角产生移情，而赘婿主角受到压迫和欺辱的情节又能唤起读者对主角的同情和共情，移情和共情双重心理机制的作用促成了读者对赘婿

主角的代入感获得。代入感是网络文学“满足欲望”的作用得以发挥的关键。此外，网络文学兴起的原因之一便是读者渴望寻求一个脱胎于现实，却又与现实不同的“异托邦”世界承载寄托和幻想，而现实社会的分层现状和阶级固化使得一大批看不到翻身希望的失败者选择“佛系”“躺平”。赘婿文“先抑后扬”的爽文套路正迎合了这一批读者的心理和情感需求。

“高爽”叙事暗示免费阅读“舒适区”形成

网络文学的欲望满足特性促成其与“精英文学观”相对的“爽文学观”的形成，赘婿文的爽感制造多依赖于“金手指”设定以及“先虐后爽”的叙事策略，且逐渐有“高爽”叙事倾向。赘婿主角的“金手指”设定多体现在其不为人知的特殊身份与能力。外表废柴的赘婿主角，却是隶属神秘组织的战神（如八月初八《战神娘婿》）、坐拥万贯家财的豪门（如逍遥之神《豪门狂婿》）、医术高超的神医传人（如一根麦芽糖《赘婿神医》）等。先虐后爽的叙事深谙爽感获得的辩证法，前期主角不断受挫受辱，挫折越多，折辱越大，后期揭开身份时得到的爽感便更足。首次爽点出现以后，“虐—爽—虐—爽”的叙事会重复出现在赘婿文中。

赘婿文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追求“高爽”趋势，不同于早期赘婿文叙事中“虐”的铺垫较长，以高压之下的反转来获得爽感（如愤怒的香蕉《赘婿》），高强度高频率的爽感获得越来越成为近期赘婿文的潮流，作者对赘婿主角长久以来的受挫情况一笔带过，第一章赘婿主角便已获得身份与财力，第二章或第三章起便开始“扮猪吃虎”“打脸”等持续爽感制造进程。

赘婿文的“高爽”叙事设计或许暗示免费阅读时代的阅读“舒适区”形成。网络文学发展20余年，其模式已趋成熟，类型读者群也已基本固定，与此同时，电商平台深耕下沉市场取得的商业成功充分说明了下沉市场的潜力。要吸引下沉市场的新读者，就涉及到网络文学的传播模式变化。2005年阅文集团确立VIP收费模式时，读者只能在文学网站上阅读网络小说，而从2012年开始，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各类手机软件都成为了网络小说的无线分销渠道，不仅是阅读类软件，微博、知乎、抖音等社交软件和短视频软件也承担起了网络小说的分销功能，随之而来的是各大平台免费阅读软件的推出，宣告了免费阅读时代的来临。在免费阅读时代，一方面平台与作者的收入来源都更加依赖于作品点击率，都需要使作品足够吸睛来获得读者的点击，因此节奏快、打脸频繁的高爽文更受欢迎；另一方面读者在阅读高爽文的过程中提升了爽感阈值，并习惯了高爽文的快节奏。赘婿文的“高爽”叙事倾向暗示的是免费阅读时代，作者与读者双重阅读“舒适区”的重新确立。

同样是“逆袭”式的故事书写，从玄幻小说到如今赘婿文的流行风向转变，暗示的是网络文学界重视现实题材的趋势，展现出的是网络小说对当下的某种集体经验的敏锐捕捉和表现能力。正如吉云飞所说，“最流行的网络小说，一定是把握住了不断流变的现象世界的某一侧面”（吉云飞：《网络文学的“半部名著”——评愤怒的香蕉〈赘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第129至131页），每一种网络小说的流行都有其社会基础，赘婿文的类型特征体现出的男性中心主义世界观、分层社会中失败者的“躺平”时代情绪以及网络免费阅读时代新的阅读“舒适区”的形成都可证明它同时也是隐喻时代症候的社会性文本。赘婿文对整个男频网络小说，以至于整个网络文学趣味导向都具有充实作用，不过也需要重视目前严重的作品同质化问题，重视作为文学本身的作用，我们期待着赘婿文的深度化与丰富性表达。

从“风暴三部曲”看网络文学中的机甲美学

高河冬

机甲，意即机械动力装甲，一般出现于科幻或超现实的影视、游戏和小说中，意指由人类操作的大型机器人。机甲元素作为科幻元素中独具特色并且成功收获了属于自己的一大批受众、开拓了属于自己的广大市场，以机甲元素为核心的机甲小说成为了网络科幻小说中大受欢迎的一个子类。

本文拟定以网络作家骷髅精灵创作的包括《机动风暴》《武装风暴》《星战风暴》三部小说的“风暴三部曲”为例，试图分析其中的机甲元素审美特征。从叙事逻辑方面来看，“风暴三部曲”采用“爽文叙事”，即重复“打怪升级换地图”的叙事结构，但作为以机甲格斗为核心内容的网络小说中的经典，作者构建了以机甲为核心的武器装备体系，挖掘机甲美学在网络小说中新的呈现，令机甲元素成为其小世界的靓丽风景。

自成体系的机甲设定

机甲，作为一种浓缩了各种先进技术的大型武器，其多采用由人直接操作或者远程信息连接的方式，通过智能化的计算机系统控制机体战斗，通常将其定义为“将科技的神力赋予人类”的战争兵器。机甲是冷战结束后出现在日本的宇宙热潮的产物，其师承于美国的科幻类型，从机器人题材独立出来，逐渐形成了带有日本特色的机甲题材，并反哺了美国科幻。早在1934年美国作家爱德华·艾默·史密斯便在小说《透视镜》中提出了“人形动力机甲”的概念，泛指由真人操控的大型类人装甲武器，而1990年电影《机械威龙》的问世，则标志着机甲电影这一新的类型的诞生。

“风暴三部曲”作为网络机甲小说的经典之作，因其自成体系的机甲设定而受到读者追捧。首先，小说的机甲设定借鉴了影响广泛的日美机甲题材作品，受众广泛。《机动风暴》中出现的手动操作型机甲，借鉴于《叛逆的鲁鲁修》《机动战士高达OO》等热门的日本动漫作品。《武装风暴》中的“武装铠甲”则为以人体为基础的装备式机甲，同类型机甲出现在《钢铁侠》等作品中。《星战风暴》中出现的机甲“机动战士”采用“触感对接”技术，即机甲与驾驶员里的操纵者动作同步的操作模式，参考《环太平洋》中的机甲操作系统。其次，作者骷髅精灵设定了明确的机甲类型和强弱等级。作者参考游戏机制，为不同的机甲赋予了不同的特性，将其大体分为敏捷型、防御型、攻击型三大类，以对应游戏中传统的“刺客”“战士”“剑士”等职业设定，方便读者对不同类型的机甲形成具

体的想象。机甲的强弱等级则主要由制作材料、设计方案等因素决定。最后，作者在小说中展现了机甲的“尖端”发展趋势。随着机甲的发展，在后星际大航海时代中，机甲已经凭借其优越的性能取代了常规武器，各国热衷于发展机甲武器，追求更加高、精、尖的可以改变去局的强大机甲。

机甲美学的呈现

如同武侠小说中千奇百怪的武器一般，青少年读者之所以对机甲着迷，既是受到机甲本身之美的吸引，也是为凝聚在机甲上的科技文化之美所打动。

机甲所带来的美感首先来自于其精密的构造和严谨的科学性。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机甲是科技之美的集中反映。其每一个部件都凝聚着最前沿的理论学家、到经过无数实验尝试的工程师，再到打造机甲的技师匠人等无数人的心血。这些精巧的设计以及严丝合缝的结构都被掩盖在坚硬的外壳下，令人看到机甲坚不可摧外壳的同时，联想起其内部复杂有序的动力系统。这是科学产物所独有的规律的、秩序的美感。

其次，机甲的美感是和其破坏性的“强大”结合在一起的。人类在慕强本能驱使下总是追求更“强”的自我，用金属等坚硬的材质为自身提供更高的攻击、更强的防御成为了人们对于武器装备的期待，于是出现了机甲这种完全符合这一期待的审美形象。机甲强大的破坏力使小说描述更具张力，不仅能使读者因为对手所带来的强大威胁，而感到千钧一发的刺激感，同时也因为己方的强大而更加沉浸在畅快淋漓的战斗所带来的快感之中。

机甲不仅是一种科技的奇观，同时也是一种“超人”的表现，其“将科技的神力赋予人类”，将视线重新转回“人”的身上，对“人”进行探索 and 反思。从机器人题材中独立出来的机甲题材将机器人重新视为工具，而更加重视使用工具的人，通过赋予“人”更加强大的力量，来给予“人”更多的能动性。如

《环太平洋》，电影中对于人物的阐释和塑造是超出对机甲的关注，即使机甲拥有强大的力量，其所展现的依然是操纵机甲的人的意志。这也是机甲电影同传统机器人电影本质上不同的一点。在“风暴三部曲”中，机甲同样对主人公的英雄形象产生了放大作用。本身就极为强大的主人公辅以强力的独一无二的机甲，令其成为了划时代的战神，成为时代的英雄。机甲本身的人型设计不仅满足了人对自身的主体崇拜，还增加了小说的代入感，人与机甲合而为一。即使是普通的人类驾驶机甲也可以拥有极大的破坏力，一怒而有雷霆之势，迎合了小说作为网络爽文的读者阅读期待。

科幻文艺从一开始的“小众”“边缘”类型一步步发展成为扎根于现实语境中重要一部份，科幻的元素和符号也变得广为认知，成为当今社会认知中习以为常的一部分。而科幻的崛起同时也伴随着中国在科技方面同世界对话意图的实现，反映了中国科学水平从学习借鉴，到共同讨论甚至部分实现超越的历程。在科学进步日新月异的同时，科幻元素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指引我们望向宇宙和未来，其在网络文学中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因此，我们期待未来能够看到更多网络小说在科幻语境下的自觉探讨和反思，希望网络科幻小说作家能够构建完整的具有一定科学性的小说世界以及创作更加具有厚度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讲，包括骷髅精灵的作品在内的中国当下网络科幻创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能做的除了期待，就是保持耐心的乐观。



在网络小说中，马甲是指主角除主身份之外的其他身份。近两年，女频小说界十分盛行马甲文（亦称为掉马文），如潇湘书院的《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云起的《全能大佬又被拆马甲了》、红袖添香的《夫人她马甲又轰动全城了》等，马甲文吸引了大批读者，并在网络小说作家群体中引发了较大影响。

在马甲文中，主人公大多会隐藏着多重身份。她们的主身份往往普通、默默无闻，甚至是卑微可怜，遭受家人朋友的冷落，但随着故事的展开，女主的多重身份也被逐一揭开，在主身份之外，她们还是世界顶级黑客、一流的小提琴家、神秘的外科专家、科研天才、武力值强大到可以单挑几十个雇佣兵……通过不断“掉马”，主人公从一开始的普通人揭示成为超级大佬，成功“打脸”那些曾经对其给以轻视、嘲讽和伤害的其他人物。马甲文中主角普通的主身份往往给读者较强的代入感，而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主人公或主动、或被动地掉马，借助高能身份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读者也随着主人公体验不同身份的多种“人生巅峰”，这给读者带来极大的阅读快感。

马甲文作为备受追捧的爽文，它的爽点大抵在于通过身份反转，打脸他人，实现逆袭。马甲文的逆袭套路并不同于一般的主人公不断升级成长的大女主小说。后者的女主角往往具有勇敢、坚强、机智、隐忍的品质，尽管从一开始她们天真弱小，但随着故事的展开，在经历了残酷磨难之后，她们的心智、对世界的认识得到进一步提高，从而奋起直追，勇敢地迎接挑战，解决难题，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大大提升了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打脸那些曾经伤害过她们的人，并最终成功实现了人生的逆袭。在传统的大女主网络小说中，尽管作者往往会赋予主人公超出常人的美貌与智慧、给主人公安排各路相助的贵人、给主人公各种“金手指”，但仍然讲究人物成长轨迹的刻画、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成长故事。

在马甲文中，几乎看不到主人公的宏大叙述，马甲文的女主人公是天生的宠儿，她们天生拥有财富、美貌、智慧、各种天赋、武功甚至神力等。但由于缺少作者对她们各种伟力的习得动机、钻研过程的刻画，她们在各个领域的大佬身份是毫无先兆、不符合逻辑的。她们年纪轻轻、不花时间、不费精力就可以同时在医学、艺术、科研、武力等方面获得卓越成就，而作为外科医生并不是因为医者仁心，拥有超凡的武功也不是为了匡扶正义，她们所有身份的获得与塑造，并非出于某种热爱和理想，她们并不是发自内心想要成为某种人，一切优越身份的塑造只是为了“打脸”。

“打脸”似乎是马甲文作为爽文，能备受读者喜爱的精髓。作为芸芸大众的其中一员，尤其是面临着来自他人的嘲讽、不信任、伤害，面对生活的挑战与压抑，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做过这样的白日梦：幻想着其他力量能帮助自己逃离尴尬的处境，回击他人的伤害，赢得尊重。从文化品格和精神溯源上讲，“打脸”其实反映了读者普遍存在的一种精神诉求，也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文化需要，那就是人对于自我生存尊严的追求和对现实困境的抵抗意愿。

出于自我生存尊严需求的书写，似乎古已有之。在社会秩序极度自由化和混乱的时代，社会公平公正难以保障，人们倾向于借助外力，如轮回转世或超自然之力的方式维护自尊。《精卫填海》的故事中，炎帝的女儿女娃溺死在东海，于是化而为鸟，衔石填海，展现的是精卫捍卫自尊的不屈不挠、一往无前、不畏强暴的精神。

借助外力彰显自尊的方式，在元代戏曲家关汉卿创作的杂剧《窦娥冤》中，也得到淋漓尽致体现。主人公窦娥蒙冤受刑之时，曾对天发誓，死后将血溅白练、六月降雪、大旱三年，最终果真应验。窦娥冤的故事，除了体现我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的传统认知，也隐含着我国古代人民朴素的心理与愿望：那就是人们渴望伸张公理、希望被公正、平等地对待，谁也不愿意被冤枉、委曲求全，蒙受冤屈和不公的对待。对于弱小、社会地位低下、缺乏话语权的窦娥，关汉卿选择通过赋予她超自然力量的方式表明冤屈、彰显尊严。

在马甲文中，主人公通过自身多种身份的不断揭示，不断展示出其力量的强大和“人设”的多彩，回击了他人的嘲讽与加害，彰显自身的尊严与魅力。

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奇故事中人们采用借助神力、外力的方式回击对手、维护自尊，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落后、社会秩序混乱、社会法治体系不完善，本就弱小的一方在受到伤害和不公之后，难以通过提高自身力量、借助个人身份进行反击，只能寄托于轮回转世或者鬼神之力来实现维护生存尊严的需求。

古代小说所借用的是“神力”，而当今的马甲文中，作者赋予主人公的则是多种不现实、不合逻辑的“伟力”。由于力量获取途径不明，身份塑造不合逻辑，马甲文中，主人公虽然同时身兼数个身份，在故事的世界当中也“真实”担当着多重身份，看似是完全使用自身的力量去应对难题、维护尊严，但实际上这些多重身份在现实生活中却几乎无法实现，这些神奇的伟力，看上去马甲文是鼓励读者从自身出发、身体力行地去维护自尊，去打脸现实困难，但由于这些力量的来源不合逻辑，反而呈现为一种与自身力量不符的异己的力量。

因此，马甲文中主人公逆袭打脸、维护尊严所采取的方式，看似是来自自身，实则是一股隐晦的外界力量，创作者对现实问题依然没有给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其中隐含的潜台词，是马甲文创作者对坚硬现实的无动于衷。

而由于神话传奇中借用的是明确的外力——鬼神之力，读者在接受过程中会清楚现实和故事的差别，明白鬼神之力无法为己所用，那么因果报应也只是一个个显而易见的梦，因而读者会很快从梦中醒来，转向现实的实际问题，努力提升自身的力量，加深对现实困境的认可和行动的自觉。

但由于马甲文中主角使用的是看似属于自身力量实质上是异己的力量，这种模糊、隐晦的形式，给读者以“现实问题已然解决”且是“通过自身力量与身份解决”的错觉，久而久之，读者沉溺于看似真实实则脆弱的美梦，而缺乏对现实的关注和对自己处境的觉察，这样一种书写也会使得读者偏离对现实的关注，淡化对现实问题严峻的认识。

马甲文的盛行带给网络小说作家群体极大的冲击与影响。潇湘书院作者“一路烟花”所著的《夫人你马甲又掉了》等马甲文的走红，吸引了大量读者的同时，也引得网络小说创作者们纷纷效仿。

马甲文的走红，似乎也间接提高了网文作家的“生产力”，无需构造世界观，不需要费心描绘主人公的成长路线、情感线和事业线，不需要对历史背景的细致描绘，不用阐释主人公的精神追求、如何选择人生道路与方向……似乎只需要安排足够精彩、强大的“马甲”和描绘多种多样的人生图景，就可以创作出有一定读者基础的网络文学作品。这样一种现象，导致了网络文学创作的套路化和庸俗化。对于类型小说而言，集中的同质化创作容易使得某一种类型小说在市场上消费殆尽，也由于作者一味追逐市场带来的创作的套路化，对于网络文学整体的创新与突破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文学是作家的白日梦，而梦是一切有价值行动的开始。文学应该做什么样的梦呢？需要明确的是，文学首先应当是“人学”。从人出发是文学的核心，关心人本身、关心人的现实处境，是文学也是创作者的责任和使命。文学所需要的“梦”可以以现实世界为背景，也可以是五彩斑斓的异世界的故事，但归根到底，文学创造都是建立在现实世界的真实感受的基础上，以审美的方式体验和发现世界的美，并创造出美的精神世界，让人在感受到美的愉悦的同时，回归到自身的生活。文学应当弘扬人自身的价值、人自身的本质力量，而非将人引向虚无的彼岸。小说编织出一个个美梦，但更重要的是，它们应当给人以走出梦境、面对现实的力量。